#越人学远射#

问题：《越人学远射》的寓言什么意思？

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仪也。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

这解为“越人朝天上射箭，箭射了还没五步远”是错的。

正解是：

越人学习远射，对着天空反复发射，远处落地的箭却都落在方圆五步范围以内，原因在于他们决不改变射箭的姿势。

世道已改变时，还是要守住原来的宗旨，犹如越人射箭那样。

作者不是在把越人当白痴反面教材，而是在拿他们当成正面教材。

看看后面的下文：

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不易仪也。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未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一渊不两鲛。**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

作者是在说“有些东西是本道，是坚守不动的，次要的东西并不能影响它。这些本道守住，你才能维持平衡和基础，才能展开变化。”

要你做到对某些东西“（即使）世已变矣，（也要）而守其故，譬由越人之射”。

何以见得？

第一，越人以射见称。

《孟子》：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

《韩非子》：羿执鞅持扞，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闭户。故曰：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

《越绝书》：射浦者，句践教习兵处也。今射浦去县五里。射卒陈音死，葬民西，故曰陈音山。

《吴越春秋》：(这一篇是古代论射的经典篇章之一)

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

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

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

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

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

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害』之谓也。于是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逄蒙，逄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自灵王之后，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虽不明其道，惟王试之。」

越王曰：「弩之状何法焉？」

陈音曰：「郭为方城，守臣子也；教为人君，命所起也；牙为执法，守吏卒也；牛为中将，主内裹也；关为守御，检去止也；锜为侍从，听人主也；臂为道路，通所使也；弓为将军，主重负也；弦为军师，御战士也；矢为飞客，主教使也；金为实敌，往不止也；卫为副使，正道里也；又为受教，知可否也；缥为都尉，执左右也。敌为百死，不得骇也，鸟不及飞，兽不暇走，弩之所向，无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

越王曰：「愿闻正射之道。」

音曰：「臣闻正射之道，道众而微。古之圣人射，弩未发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圣人，请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头若激卵，左蹉，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烟，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右手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越王曰:「愿闻望敌仪表，投分飞矢之道。」

音曰：「夫射之道，从分望敌，合以参连。弩有斗石，矢有轻重，石取一两，其数乃平，远近高下，求之铢分。道要在斯，无有遗言。」

越王曰：「善。尽子之道，愿子悉以教吾国人。」

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习，无有不神。」

于是乃使陈音教士习射于北郊之外，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陈音死，越王伤之，葬于国西，号其葬所曰陈音山。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於槜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更别忘了，“飞鸟尽，良弓藏”，这话是哪国人说的？

越人是不是射术的反面典型，不言而喻。

越王勾践剑，至今存世，直到现在，仍是中国古代存世百兵之最。吴越兵甲，冠于天下，这是古代常识。越国更是出了名的战斗民族。你要说这么一个军国主义的民族只会造剑，对显而易见的弓弩战术完全没有认知，到了“对空发射都射不出五步远”的程度，就算是修辞，也修辞得有点太傻大胆了。你要知道近在咫尺、纠缠对抗了几代人得吴楚越三国里，楚国可是出了百步穿杨养由基的。这几国争霸之时，越国后来居上，说越人不善射到了这种白痴教条的程度，显然是匪夷所思的妄断。

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越人在这里不但不是不善射的反面教材，反而是以神射入文。

第二，“适”作为“及远”解远不如作“恰好击中”解来的匹配原意。适逢、适中、适才，合适，都是“刚刚好”、“命中”之意。

第三，射术里提到“不易仪”，永远没有贬义。这一点不解释。

第四，“参天而射，适在五步之内”，如果是真的远射，这个集中度绝对算是神射。

甚至你就算解为垂直向天发射落在身边五步之内，都一样是神射。

陈陈相因，这里只可能将越人解为极为正面的含义。把越人这种神射解为笑话的，其实是解读人全无射箭经验的妄解。

一代代不尊师训的宅儒们，君子六艺丢到天边去了。

他们把整个段落全部解反了。

编辑于 2022-12-14

<https://www.zhihu.com/answer/552900673>

---

评论区:

Q: 东汉・班固《汉书・严助传》：“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

东汉・高诱《淮南子》-《注》：“越人习水便舟而不知射”。

这些与越人同时代的学者的看法，比我们隔着两千年想当然要靠谱多了。

A: 最关键的点是，参天而射、五步、不易仪也，这对识射的人来说是经典的神射表现。你大概没自己修过弓道。射箭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个“不易仪也”。几千年来没有变过。也是孔夫子把射箭列入君子六艺的初衷所在。提到射箭，只要提及“不易仪也”就一定要首先考虑这是正面例子。除非有绝对说不过去的理由才能反过来想。这里并不存在“绝对说不过去的理由”，反倒有满地的疑点。

越人在古代绝对不可能是不善射的典型。否则何以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战斗民族的姿态令齐楚这种千乘之国感到畏惧？三国交战几百年，说任何一方对任何另一方的军事技术全然陌生，这在世界史上都没有过先例。

B: 你射过箭就知道了，除了复合弓有瞄准器，反曲和长弓都是靠“不易仪”也就是说anchor point 和眼神来瞄准的

---

Q: 你不妨把你的解读放在上下文里，看看能不能跟上下文对的上。

越人学远射，就是不顾自然规律，强行贯彻教条，没有分清两者的主次关系的一个事例。 文中说日月星的关系，就是在强调主次关系。“一渊不两鲛”也是说要分清主次。“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意思是要把自然规律和教条的主次关系摆正了，摆不正，就会遭遇失败。只有坚持这个主次关系不动摇，才能诸事顺遂，无往不利。

A: 你再看一遍增补

Q: 新补的这些例子，也说明不了越人善射。

1《孟子》：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说越人射人，是举一个关系疏远的例子。不是因为越人善射。

2《韩非子》：羿执鞅持扞，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闭户。故曰：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这里越人是举靶子的。“越人争为持的”，是说羿的射术高，八竿子打不着的越人都相信他，敢为他举靶子。弱子扞弓，连他妈妈都躲起来，怕射到自己。

3《越绝书》：射浦者，句践教习兵处也。今射浦去县五里。射卒陈音死，葬民西，故曰陈音山。

这是说楚人曾经教越人射箭。

4《吴越春秋》：(这一篇是古代论射的经典篇章之一)

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

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

。。。。。。。。。

这一篇论射的经典篇章，正说明越人不善射，所以向善射的楚人善射者陈音请教。陈音悉心解答越王的问题的过程。楚人的主体是北来人群。从淮泗南迁，其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于江汉之间立国。你看你举的这些例子，哪个真正说明越人善射了呢？

5“飞鸟尽，良弓藏”，这话是哪国人说的？

这话是楚国人范蠡说的，还是与越国没关系。

A: 吴楚越，根本没有军事技术隔阂。一国有的军事技术，另两国必有且必精。

越人不善射，在逻辑上根本就不可能。在史料上也根本不支持

Q: 汉代学者高诱给《淮南子》的注解：“越人习水便舟而不知射”。说史料不支持的话，得先把这条否了才行。否则很难说现代人比与越人同时代的汉代人更了解越人。这就是想当然了。别的不说，越地那么潮湿，首先制弓就困难，别说习射了。

B: 不丹，英国，都很潮湿，也出善射之士。谁说弓一定是角弓?

Q: 没比较就没伤害。善射也是相对的，东北亚的反曲复合弓是冷兵时代最强大先进的远射武器，《周礼-考工记》记载至少周代的中国先民已经使用复合弓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单体弓没有比较优势。

A: 牛角“复合”弓？，那是蒙古人、土耳其人的东西。英格兰长弓就一根木头。“潮湿没有战斗力”根本就不存在。

Q: 牛角复合弓也是中国先民的武器，你去看周礼考工记。

A: 这根本不意味着不用牛角就不能做弓。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弓都没有使用筋和角。至于说潮湿会让弓失效这种说法……你需要实践一下。只要你稍微实践一下，就知道说“不到五步远”是纯粹的误解——根本就做不到，有意去追求而向上垂直发射都做不到。

---

Q: mark 正在组团收集先生的回答及相关收藏夹，感谢先生

A: 不用通知我。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

Q: 养由基，死去的记忆突然唤醒了[酷]，哈哈哈哈哈哈。我第一次较为完整的看先秦史时，是阴差阳错跟着一个名不见经传，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读的。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吴起了，我当时读到他时，震撼无以言表，他的死亡在我眼中就很浪漫。

类似的还有我之前看过的，中国古代文学批判，中国艺术史，西方文学和哲学导读，看的时候各种激动，当感觉迷雾般的过去能被清晰解释时真的很兴奋，这大概就是求知的快乐吧。虽然现在我记不清当时具体讲了什么，但这些东西还是给我奠定了最基本的世界史观，最起码我不会太轻易被忽悠了哈哈哈哈哈哈

---

Q: “故惟不动，则所以无不动也”，我以为这句话很明显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推崇。

---

更新于2023/4/30